DOI:10.13619/j.cnki.cn11-1532/k.1960.z1.005

唐苏思勖墓壁画舞乐图

熊培庚

"考古"1960年1期发表了"西安东郊唐苏思勖墓清理簡报"，該墓墓室东壁繪有舞乐图一幅(見考古1960年1期图版4)，墓內并出有天宝四載墓志一盒。舞乐图"右面置一黃毯，上为一組由五人組成的乐队，分前后两排，前排三人跪坐，分持竪笛、七弦琴、箜篌等乐器；后排立二人，一人吹排簫，一人以右手平伸向前，未执乐器。左面亦設黃毯，毯上乐队由六人組成，亦分前后两排，前排三人跪坐，分持琵琶、笙和鈸；后排立三人，一横笛，一击拍板，另一人以左手平伸向前。乐队皆男性。"(見簡报)。中間是舞蹈者，立于黃綠相間的毯上，着长袖衫，戴尖頂胡帽，高鼻，两腮长滿了鬍鬚，并流露出揚眉动目的神态，正在起舞，为一胡人形象。关于"胡乐""胡舞"，在唐开元、天宝之际，极为盛行，元稹法曲說："自从胡騎起烟尘，毛毳腥羶滿咸洛。女为胡妇学胡妆，伎进胡音务胡乐，火凤声沈多咽絕，春鶯囀罢长蕭索，胡音胡騎与胡妆，五十年来竟紛泊。"①王建凉州行說："城头山鸡鳴角角，洛阳家家学胡乐。"②这样一种社会風尙，就提供了画家取材的丰富內容。当时乐府中盛行的乐舞，据段安节乐府杂录記述："有健舞、軟舞、字舞、花舞、馬舞。健舞曲有稜大、阿連、柘枝、劍器、胡旋、胡騰。軟舞曲有凉州、綠腰、苏和香、屈柘、团圓旋、甘州等。"其中所記舞曲，多数在史书中已不可考，健舞曲中今确知其出于西域的，大概有胡騰、胡旋、柘枝三种；均于开元、天宝以后盛行于长安。这三种舞能被一般人記載下来，說明它在当时可能是較为流行的。据唐代詩人李端和刘言史的記述，知道胡騰为男性舞；据白居易与元稹等人对"胡旋女"的描繪，知道胡旋乃女性舞③；从乐苑記載，柘枝乃女童舞④。后两种舞蹈与壁画舞乐图关系不大，至于胡騰舞，刘言史的"王中丞宅夜观舞胡騰"詩为："石国胡儿人見少，蹲舞樽前急如鳥。纖成蕃帽虛頂尖，細氎胡衫双袖小。手中抛下葡萄盞，西顧忽思乡路远。跳身轉毂宝带鳴，弄脚繽紛錦靴軟。四座无言皆瞠目，横笛琵琶逼头促。乱騰新毯雪朱毛，傍佛輕花下紅烛。酒闌舞罢絲管絕，木棉花西見殘月"⑤。李端胡騰儿詩："胡騰身是凉州儿，肌肤如玉鼻如錐。桐布輕衫前后卷，葡萄长带一边垂。帳前跪作本音語，拾襟攪袖为君舞。安西旧牧收泪看，洛下詞人抄曲与。揚眉动目踏花毡，紅汗交流珠帽偏。醉却东傾又西倒，双靴柔弱滿灯前。环行急蹴皆应节，反手叉腰如却月。絲桐忽奏一曲終，嗚嗚画角城头发。胡騰儿，胡騰儿，故乡路断知不知？"⑥从这两首詩的記述可知，胡騰舞大約出于石国⑦，舞此者多屬石国人。壁画中舞蹈者的形象，很多地方与胡騰舞的記載相合，如尖頂的胡帽，細氎窄袖的胡衫，柔軟的錦靴，拾襟攪袖及跳身轉毂的舞姿，揚眉动目的形象等皆是，故我认为此墓壁画的"舞乐图"可能就是胡騰舞的舞容。

壁画中仅仅表現了人体活动的一瞬間，自然不可能很完备。如胡騰舞的舞衣是前后向上卷起，而且还束以"葡萄长带"，可是画面上的舞衣沒有卷起，也无下垂的长带；又如胡騰舞头戴珠帽，即帽上綴以珠，可是画面上的胡帽不是珠帽。但仅这一点点差别并不能否定其整体形象的一致，同时壁画在許多方面为記載所沒有，这显然也补充了文献記載的不足⑧。

① 元氏长庆集卷二十四。
② 欽定全唐詩第五函第五册。
③ 白氏长庆集卷三与元氏长庆集卷二十四。
④ 乐苑說："羽調有柘枝曲，商調有屈柘枝。此舞因曲为名，用二女童，帽施金鈴，抃轉有声。……"見乐府詩集卷五十六。
⑤ 欽定全唐詩第三函第一册。
⑥ 同上。第二函第三册。
⑦ "石国"古代亦叫赭时、者舌、柘支，位在今苏联境內中亚細亚的塔什干地区。
⑧ 記載中仅知道伴奏胡騰舞的乐器有横笛与琵琶，但从画面看，除横笛、琵琶外，尙有箜篌、七弦琴、竪笛、鈸、柏板等，在舞乐过程中还有人呼应指揮。